

面向田野的史学

史学田野调查：概念与特征

不同学科方法的融合

史料收集与情境体验

田野调查的准备

研究课题的确定

文献资料的准备

调查提纲的制定

问卷法与访谈法的选择和设计

田野调查地域的选择

典型地点与特殊地点

“本文化”与“异文化”

文献的收集与研究

地方档案的整理

民间文献的收集

田野调查中的文献研究

田野调查的路径

调查者的“有身份”与“无身份”

访谈对象的选择

调查条件的营造

访谈和音像资料的采集与整理

深度访谈

访谈实录的整理

数据的收集与整理

声音和影像资料的采集

田野研究的视野

人生活史

村落与市镇：社区研究

区域研究

专题研究

调查资料的分析方法

文本分析

历史进程分析

因果分析

功能分析

田野史学与社会理论

社会学与历史学研究方法的相互借鉴

不同的理论研究取向

田野研究：文化与科学之间

SHIXUE TIANYE DIAOCHA
FANGFA YU SHIJIAN

史学 田野调查 方法与实践

董建波 著

上海辞书出版社

SHIXUE TIANYE DIAOCHA
FANGFA YU SHIJIAN

史学 田野调查 方法与实践

董建波 著



上海辞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史学田野调查:方法与实践 / 董建波著.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3. 8

ISBN 978 - 7 - 5326 - 3918 - 2

I. ①史… II. ①董… III. ①史学-调查研究 IV. ①K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04529 号

责任编辑 李 纳

装帧设计 杨宗纬

史学田野调查:方法与实践

董建波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海辞书出版社

(上海市陕西北路 457 号 邮政编码 200040)

电话: 021—62472088

www.ewen.cc www.cishu.com.cn

常熟文化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张 8.125 字数 197 000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326 - 3918 - 2/K · 909

定价: 35.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联系电话: 0512 - 52219025

目 录

第一章 面向田野的史学	1
一、史学田野调查:概念与特征	1
二、不同学科方法的融合	6
三、史料收集与情境体验	10
第二章 田野调查的准备	15
一、研究课题的确定	15
二、文献资料的准备	22
三、调查提纲的制定	26
四、问卷法与访谈法的选择和设计	31
第三章 田野调查地域的选择	37
一、典型地点与特殊地点	37
二、“本文化”与“异文化”	44
第四章 文献的收集与研究	53
一、地方档案的整理	54
二、民间文献的收集	70
三、田野调查中的文献研究	74
第五章 田野调查的路径	87
一、调查者的“有身份”与“无身份”	87

二、访谈对象的选择	97
三、调查条件的营建	108
第六章 访谈和音像资料的采集与整理	119
一、深度访谈	120
二、访谈实录的整理	129
三、数据的收集与整理	133
四、声音和影像资料的采集	141
第七章 田野研究的视野	148
一、个人生活史	148
二、村落与市镇:社区研究	154
三、县域研究	166
四、区域研究	172
第八章 调查资料的分析方法	180
一、整体分析	180
二、历史进程分析	191
三、因果分析	199
四、功能分析	202
第九章 田野史学与社会理论	208
一、社会学与历史学研究方法的相互借鉴	208
二、不同的理论研究取向	213
三、田野研究:文化与科学之间	218
附录	223
附录1 农村社会变迁调查细目	223

附录2 访谈实录一则	240
参考文献	244
(一) 方志	244
(二) 论文	246
(三) 专著	249
(四) 其他	253
后记	254

第一章 面向田野的史学

史学田野调查是历史学、人类学与社会学等多学科研究方法融合的产物,也被多个学科的研究者用于自己的研究实践。它将历史学的社会变迁研究导向田野地点,使研究者身处真切的社会场景中,综合运用跨学科的实地调查方法研究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社会变迁过程。对于注重区域或社区历史变迁的研究者来说,史学田野调查方法还有一层特殊的意义:转向实地调查不仅拓宽了他们观察历史的视野,而且丰富了他们研究历史的资料来源。

一、史学田野调查:概念与特征

田野调查又称田野工作、田野作业、田野考察、野外考察、实地调查、实地考察等。只要是到实地从事的调查活动,不论调查的地点是部落、村庄、市镇、街道,还是工厂、公司或其他机构,都可称之为田野调查。

19世纪末20世纪初,田野调查由人类学家提出、倡导和实践,并最终成为人类学者赖以收集资料、开展研究和建构理论的方法。^①因此,田野调查最初指的是经过专门训练的人类学者进

^① Vesna V. Godina. Anthropological Fieldwork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 Crisis and Location of Knowledge. *Anthropos*, 2003, 98(2): 473—487.

入某一社区,通过观察、体验、访谈、记录等方式获得资料的过程。^①在人类学家看来,田野调查是人类学学科展开其研究工作的基础,美国人类学家保罗·拉比诺(Paul Rabinow)称:“田野作业曾经是、现在仍然是界定人类学这一学科的标志。”^②有学者甚至认为,田野调查是界定人类学学科的最为核心的原则,是人类学有别于其他学科的重要特征,^③也是区分人类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最为重要的研究方法。^④回顾人类学的历史可以发现,在人类学领域,几乎所有的研究成果都是以田野调查作为起点或者源头的。因此,田野调查是人类学与其他学科在研究方法上的重要区别。^⑤

田野调查的理论和方法体系虽形成于人类学,但随着不同学科之间研究方法的相互借鉴和相互融合的程度逐步加深,这种研究方法也被其他学科采纳和运用。自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Kaspar Malinowski)奠定田野调查的方法基础之后,社会学家也日益重视田野调查,逐步建立一系列科学的社会学调查方法,进而使社会调查发展成为社会学中的分支学科。^⑥由于“田野调查”(fieldwork)这个按照英文原意直译的概念早已突破其形成之初的含义,具有更加丰富的意蕴,因而也成为多学科通用的概念。人文和社会科学学科中具有科学研究性质的实地调查,大多自称为“田野调查”。尽管因学科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存

① 秦愫:《对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的几点思考》,《群文天地》2009年第2期。

② [美]保罗·拉比诺著,高丙中、康敏译:《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中译本序》,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

③ Timothy Jenkins. Fieldwork and the Perception of Everyday Life. *Man*, New Series, 1994, 29(2):433—455.

④ Philip Carl Salzman. Is Traditional Fieldwork Outmoded? *Current Anthropology*, 1986, 27(5):528—530.

⑤ 石毅:《本土人类学研究中的田野工作》,《广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3期。

⑥ 吴承明:《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27页。

在差异,不同学科的“田野调查”不可避免地具有自己的特点,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对田野调查的“科学性”与“人文性”也有不同的看法,但这些都不妨碍各学科共同使用这个术语。

田野调查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田野调查包括考古学、社会学、民族学等多个学科实施的考古发掘、社会调查、问卷调查等;狭义的田野调查专指人类学研究中的考古发掘与民族调查。^①史学田野调查是从田野调查的广义概念引申而来的,因侧重于对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的借鉴,史学田野调查也使用“田野调查”这个概念来命名具有历史学学科特征的社会历史调查。我们将历史学研究中的实地调查称为史学田野调查。史学田野调查就是在实地从事的历史调查与历史研究,是在对区域或社区历史过程的追溯、叙述和分析基础上研究社会变迁及其相关理论的研究方法。它是以社会历史过程为对象,通过对民间文献的收集和对人物、事件、结构、组织、过程、场景等的观察和采访,研究社会变迁及其机制的实地调查。该方法强调历史文献的发掘、整理和辨析,同时也注重口述史料的采集、编纂和分析,并将文献研究与实地考察结合起来研究社会变迁。

尽管史学田野调查的概念与方法是由人类学借鉴而来的,但史学田野调查不同于人类学的田野调查,甚至不同于人类学的历史研究。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关注的是文化差异和文化法则,这是与人类学的学科目标一致的。与人类学的田野调查相比,史学田野调查则与历史学的学科目标一致,关注的是社会变迁的动态过程及其多样性。人类学的历史研究通常以文化和从文化中衍生出来的权利、权威、行为准则、社会结构、仪式等为研究对象。尽管同历史学的研究方法相似,人类学对这些历史现象的研究也涉

① 李亦园:《田野图像:我的人类学研究生涯》,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年版,第50页。

及对某一特殊地域的历时性研究,但是,其焦点往往是文化特质、文化建构或者普遍性的文化法则,并不强调随着时间流逝而发生的变化。^① 历史学的田野研究特别重视社会文化现象的历史延续,关注社会现象随着时间流动而发生的空间位移、形态转化和结构变迁。

史学田野调查与社会学的田野调查也是有区别的。首先,研究取向不同。社会学的田野调查更加侧重于考察社会现实状况和未来发展趋势,史学田野调查则关注已经发生的社会过程的历史变化,它的研究对象是以往的人物、事件、社会结构等,侧重于“还原”历史事实及历史变化,并以此作为社会变迁理论研究的基础。此外,两者的理论基础与理论取向也不相同。“社会学调查或研究乃是要依据某一部分事实的考察,来验证一套社会学理论或‘试用的假设的’。”^② 在社会学田野调查中,研究者“在社会学学科理论指导下进行实地调查,获取资料,用以验证自己的假设,从而得出新的社会理论”。^③ 社会学的田野调查以一般社会学理论为指导,并以发展已有社会理论或建构新的社会理论为其学科目标(或者学科目标之一)。史学田野调查则以社会变迁理论作为基本理论,希望由史学田野调查个案研究的积累,反思和发展社会变迁理论。

史学田野调查与口述史学调查也有不同。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口述史学方法就在世界范围内被各个学科的学者广泛接受,由此获得的口述史料也被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以及其他领域的学者广泛使用。^④ 口述历史试图记录有关人、地方以及事件的回忆,他们可以是由当事人提供的,也可以是由历史事件的旁观者提供的。通常的情况是,口述历史的采访对象是对历史

① 石毅:《本土人类学研究中的田野工作》,《广西民族研究》2002 年第 3 期。

② 费孝通、张之毅:《云南三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2 页。

③ 水延凯:《社会调查教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8 页。

④ Samuel Proctor. Oral History Comes of Age. *The Oral History Review*, 1975, 3(1): 1—4.

事件有深入了解或切身经历的人,同时,他们所经历与所知道的事实尚未公开,也无记载。^①与口述史学不同的是,史学田野调查除了运用访谈调查方法记录口述资料之外,还需要借鉴并综合运用人类学和社会学的抽样、观察、问卷等一整套的学科方法,调查的范围较口述史学调查更为宽泛,所运用的方法也更为多样,更具综合性。与口述历史关注特殊人物与特殊事件不同,史学田野调查不大倾向于关注特别的人物、地方或事件,而更倾向于描述一种历史情景或“再现”社会情境。它不仅关心被调查者提供的关于过去事件或经历等的具体史实,也(或许更加)关注与个别事件或个人经历相关的社会历史过程的整体变化,以及被调查者如何观察、解释以及描述自己生命和生活过程中的经历。^②换言之,口述史学调查关注的是被调查者所讲的故事,而史学田野调查所关注的除了故事本身,还有故事发生的时空背景,以及被调查者的叙事方式背后的社会文化内涵。史学田野调查和口述史学调查实施的程式也不相同。通常的情况是,史学田野调查的研究者需要参与实地调查,或者亲身到一个社区中经历长期的生活,观察甚至参与该社区居民的生产和生活过程,体验社区的自然环境、文化场景和日常生活,甚至需要通过学习当地的语言和思考方式以深入理解当地的文化,并追溯和记载社区文化的历史变化。在结束实地调查之后,还需要运用相关理论分析、解释所研究的社区的历史变迁。^③

人类学者将其由田野调查所得到的研究成果统一称为民族志,不管调查者研究的是原始部落居民还是城市居民,不管是没有文字记载的族群还是工业化社会;同时,也不管调查者是人类

① Mildred Haibt. *Experiential Learning Techniques in Fieldwork. Improving College and University Teaching*, 1982, 30(3): 130—132.

② 同上。

③ 王铭铭:《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北京:三联书店 1997 年版,第 6 页。

学者、社会学者,还是其他学科的学者,他们田野调查的成果也都可以使用这个名称。^① 越来越多的人类学者正在通过田野调查及民族志的方法,考察中国社会历史和文化变迁,历史研究者也正在扩大运用田野调查方法研究社区乃至区域历史的领域。

二、不同学科方法的融合

20 世纪上半期,当中国的人类学家开始致力于本土的人类学研究时,面对的是与西方早期人类学不同的田野研究对象。与西方早期人类学关注缺乏文字历史的“异文化”不同,不管是对中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研究,还是在汉人社区进行的田野研究,人类学家都有丰富的历史文献可资利用。有些学者甚至认为,这是中国人类学发轫之初即具备的一个学科特征,将田野调查与历史文献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正是中国人类学对世界人类学的重要贡献之一。^② 人类学家借鉴历史学方法,重视汉人历史文献对研究中国社会(包括汉人社区和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积极作用,一些人类学家通过运用历史文献记载,“还原”缺乏文字民族的历史。

将人类学的田野调查与历史文献结合的方法,同样被历史学家所运用。只不过与人类学家立足于田野调查运用历史文献不同,历史学家则是以历史文献作为基础,借鉴运用田野调查方法。从历史学科的发展来看,将实地调查与历史文献结合的研究方法对 20 世纪历史学科的发展也具有重要的贡献。运用这一方法的开拓者和代表人物是傅衣凌。傅衣凌在他的《明清农村社会经济·再版后记》中回忆说:“关于农村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在中国是一门未开垦的园地。三十年代中,我在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

① J. A. Barnes. Some Ethical Problems in Modern Fieldwork.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1963, 14(2): 118—134.

② 胡鸿保、陆煜:《历史研究中人类学方法的利用和误用》,《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3 年第 2 期。

之后,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那时适在抗战前后,全国人民正处于一个大变化时代,我一向都在都市过活,对于整个中国社会的实体是很不理解的,直到抗战开始之后,我从沿海的城市内迁到山区,扩大了眼界,才认识中国农村社会生活的内幕。”^①“在伟大的时代洪流中,我初步认识到中国的社会实际,理解到历史工作者的重大责任,他绝不能枯坐在书斋里,尽看那些书本知识,同时还必须接触社会,认识社会,进行社会调查,把活材料与死文字两者结合起来,互相补充……这样,就初步形成了我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方法,这就是:在收集史料的同时,必须扩大眼界,广泛地利用有关辅助科学知识,以民俗乡例证史,以实物碑刻证史,以民间文献(契约文书)证史,这个新途径对开拓我今后的研究方向是很有用的……我每于下乡时,在和本地人的访问、谈话中,也常常得到文字上无法得到的材料,足以引人思考,从中得到启发,我也认为这是我们史学研究者应该注意的事。”^②正是通过在社会调查过程中发掘和发现的新材料,傅衣凌在中国史的研究中开拓了新的领域。

田野调查是补充历史文献相关记载的重要手段,访谈资料与实地观察的结果可以弥补文献资料之不足。陈支平认为,这种将史料与社会调查结合为用的研究方法,还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史学界重建中国史学方法论的一个方法来源;嗣后,这种方法又由日本学者传播到美国,成为20世纪50—60年代美国新汉学研究方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重视从田野调查获得历史过程的记录(不管是以文字形式记载,还是以人的记忆的形式记载)或通过田野调查以补充历史文献内容之不足,也是许多海外汉学研究者采用的方法。日本学者滨岛敦俊在研究中国农村

① 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北京: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193页。

② 傅衣凌:《我是怎样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文史哲》1983年第2期。

社会时,曾“从各种角度研究农村社会,逐渐认识到在民间信仰和祭祀中,确实存在着共同性的组织和共同的活动领域。(20世纪)80年代以来,滨岛为验证这一观点,在长江三角洲进行了多次访谈调查,并把访谈调查和对文献资料的细致分析相结合,揭示出明清时期中国的民间信仰和祭祀中存在着共同性的组织和共同性的活动领域”。^①2001年3月,滨岛敦俊的《总管信仰——近世江南农村社会与民间信仰》一书出版。在这部著作里,“滨岛敦俊把有关长江三角洲农村的文献研究和作者本人在日本农村的生活体验相结合,提出研究假设,分析以田野调查为基础的访谈资料和新发掘的资料、文献,证明自己的研究假设”。^②

近来,人文与社会科学学科划分越来越细密,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的相互借鉴乃至融合也越来越深化,这已成为各个学科发展的重要特征。经济学家借鉴社会学的视角与方法研究经济问题,社会学家借用心理学的理论探讨社会问题,人口学家则借用统计学的方法诠释人口变化……多学科理论及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导致跨学科的边缘学科的建立。^③在各个学科内部,跨学科方法的发展也导致了新的二级学科或新的研究领域的产生。历史学科也不例外。历史学者借鉴其他学科的方法,形成了一些跨学科的研究领域,诸如计量历史学、历史人类学、历史社会学等。历史学科中研究方法的取向变化,也反映在历史学科对人类学、社会学调查方法的借鉴和运用上。史学田野调查即是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等不同学科方法相互借鉴与融合的产物。

学科方法的相互借鉴有助于历史学者从其他学科的角度审视历史变迁。社会学理论与研究方法的引入扩展了历史学的研

① 森正夫:《田野调查与历史研究:以中国史研究为中心》,《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

② 同上。

③ 马戎:《不同学科研究方法的相互借鉴与结合》,《民族研究》2002年第5期。

究视野,使历史学研究的视野扩展到下层民众、日常生活以及社会学所关注的人际关系、群体活动、地域社会、社会流动、社会问题等。对社会学的借鉴还使历史学的研究重心发生转变,从详细考证和叙述事件的过程转向关注社会结构,并尝试通过建立社会变迁模式来把握总体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社会学还为历史学研究注入了新的理论与分析方法,诸如冲突理论、结构功能主义理论等,以及抽样调查、类型分析、个案解剖等研究方法。^① 王铭铭认为,历史学与人类学结合“可以使我們更清晰地理解小群体的制度如何形成与变化,以及它与外面接触之后又会发生什么转变”。^② 他在谈到历史人类学研究时,强调人类学应该尊重社会文化现象“漫长的历史性”。尽管他的研究往往遭到人类学家的误解,甚至被一些人类学家戏称为“人类学的史学”,但这种“讥讽”并不能减少历史学与人类学研究方法的相互结合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方法论意义,也不会降低运用跨学科方法所取得的研究成果的价值。^③

从学科融合和开放的心态来看,多学科方法的综合运用会促进历史研究者对资料的理解。^④ 正如吴文藻所言:“根据实地调查的社会学研究方法与文献档案的历史研究法,二者是相同的。有重大的科学价值的社会学研究,必须是一个时间上的研究。可由观察得到的一切社会现象,总是历史上演变而来的结果。”^⑤ 由于田野调查的实施者亲自进入调查地点并与调查对象展开面对面的交流,有机会直接观察正在发生的社会过程和社会现象,因而能够获得直接的、具体的、微观的、细节性的第一手资料,并通过

① 常宗虎:《社会史浅论》,《历史研究》1995年第1期。

② 王建民、汤芸主编:《学科重建以来的中国人类学》,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68页。

③ 同上书,第266页。

④ Elizabeth Tonkin. Investigating Oral Tradition. *The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1986, 27(2): 203—213.

⑤ 徐平:《文化的适应和变迁:四川羌村调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页。

与调查对象的深入交流,了解并理解蕴含在表面现象之下的深层的历史因素。^①

三、史料收集与情境体验

一些历史文献经过学者的收集和整理,已经公开出版。这些已经公开出版的历史文献,研究者不必到实地去寻找。但还有大量的历史文献未经出版,甚至未经研究者去发现并评估其学术价值。运用田野调查方法,研究者可以到产生历史文献的实地去寻找尚不为研究者所知的历史资料,去发现那些尚未进入“研究视野”的历史文献。“田野”不仅蕴藏着丰富的资料,激发研究者的问题意识,提供解决疑问的路径,田野调查过程本身也有足够的魅力,因为每一次田野调查都是一种全新的体验,它能够提供给每个参与者一种独特的“个人体验”。而这种经历和经验恰恰是深入理解文献所不可或缺的。

教室和图书馆是历史教学的重要场所,但在这些地方,研究者获得的更多的是第二手的资料,所获得的是他人的历史认识。田野调查使研究者有机会获得第一手的资料和实地的体验。在田野调查过程中,研究者同样要通过观察和思考以收集资料、整理资料,而且他们在田野调查中还会发现较之于图书馆更多的资料。更为特殊的是,在田野调查中,研究者身处的正是曾经发生过历史事件的地方,以往的环境或许有一部分仍然存留,历史的当事人或旁观者可能依然健在,研究者不仅要像在图书馆里那样去观察和阅读,还要在访谈中提问与倾听,这无疑扩大了历史研究的范围,对研究者的能力是一种更大的挑战。^②

① 秦愫:《对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的几点思考》,《群文天地》2009年第2期。

② Mildred Haibt. *Experiential Learning Techniques in Fieldwork. Improving College and University Teaching*, 1982, 30(3): 130—132.

在图书馆,一位研究者常常能够阅读到高度概括的研究结论,也能了解这些研究结论的证据和论证过程,但从历史知识的产生过程来看,与其说他主要的身份是历史研究者,毋宁说他是历史知识的学习者和研究结论的接受者。一旦进入田野,这一身份就发生了变化,他不得不尝试从一个历史研究者的角度,经由个人的观察、访谈、思考,去验证、反思那些以往阅读中所得到的陈述和结论。从学习场景转换到研究场景,从被动的“知识接受者”转换为一个主动的“历史研究者”。这种场景和角色的转变,自然会带来一种深入“田野”的“诱惑”。这种诱惑会把研究者带到村庄市镇、街头巷尾、河边船头、茶楼书场,使研究者能够在实地观察历史的场景,接触演出历史活剧的“演员”,近距离地观察社会变迁,见到“历史细节”,得到直观的、具体的、微观的历史认识。

这一转变要求研究者不仅要阅读历史文献,还要直接面对历史事件的知情者或当事人——社会历史剧的“演员”;研究者要由阅读对社会历史变迁的一般叙述,转而尝试“阅读”具体的、个别的、活生生的个人生活史、家庭生活史、社区变迁史乃至精神生活史。研究者也要从阅读已经习惯阅读的文字,转向阅读个体的“情感”,阅读某一个群体的“心路历程”,考察历史过程中个人的“生命史”、“心灵史”。

研究者不仅要阅读,还要发掘、记录被“埋没”、被“忽视”,甚至被“禁止公开”的历史事实。这些历史事实,官方的档案要么没有记载,要么虽有记载却加以歪曲,甚至民间文献中也缺乏详细描述。田野调查使研究者去尝试发现、记录以至“还原”这些被湮没的历史事实。田野调查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通过挖掘深埋在被访人记忆深处的历史“资源”,弥补因为文献记载遗漏而缺失的历史环节、历史侧面、历史细节,使研究者可以认识到更加完整、丰富和细微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说,田野调查又肩负着历史资料采集、补充、保存的职责。